

从这里出发

胡亮

初春的早晨，我再一次来到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如离家的孩子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临近村口时，满眼望见漫山的樱花花开得正艳，白色花瓣一团团、一簇簇，如雪似云点缀青山，浸染画布，空气中春天的气息是如此清新、如此温暖、如此繁盛。

这些年来，我虽未直接从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却因工作原因多次来到十八洞村，但大多都是短暂停留，匆匆而过，无暇体味她的秀美，感知她的魅力。

让我在心底打下烙印的是2018年参与省委到湘西自治州工作的巡视，期间还到十八洞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那天，乘车沿路而下参观完十八洞水厂后，走进谷底，溯溪而行，踏寻十八洞水厂水源地。翠绿的山、清澈的水，给人一份安逸静美的享受，空灵的山谷让人心旷神怡。

随着接待我们的十八洞水厂负责同志声情并茂的讲述，我仿佛看到步步高集团一行人带着省委“产业扶贫”的殷殷嘱托，沿蜿蜒崎岖的山道，挥舞砍刀穿过荆棘丛丛，逢山开路的坚毅与执著……

从此，这种担当精神、人生格局和家国情怀处处滋养着我，让我的心底里滋润着十八洞村的丝丝情缘，时时成为我心底最安稳、最宁静的寄托。

工作中，时常听到十八洞村的239户村民，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引领帮助下，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实践中，夺取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这些荣誉见证着十八洞村900余名村民不懈奋斗的心路历程，印证着十八洞村900余名村民饮水思源の淳朴善良。

张吉怀铁路的开通，拉近了大湘西与外界交往的空间距离，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空在演绎交织。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份感动却渐渐归于平淡。

直到2022年2月22日，“红星云”推送的短视频“十八洞小学里的稻香时光”，这份别样的心境、莫名的感动再次涌上心头。镜头里，十八洞小学の25名小学生和老师在金灿灿的稻田间，唱歌、作画、游戏，一起聆听山外的故事，一同勾勒心中的远方，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一串串快乐的音符，每个人身上都是满满的稻花清香……

武陵山脉腹地，迢迢山路，款款而来。工作机缘，阳春三月我再次走进十八洞村。同行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施金通一边笑盈盈地与村民打招呼，一边自豪地向我们介绍，2021年十八洞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60余万元。现在，他们正推进民宿、文化广场、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建设，形成了旅游、苗绣、山泉水等产业体系。

党支部原书记石顺莲讲起习近平总书记进村寨同村干部和村民座谈的场景，情不自禁地把手机里保存的照片翻出来给我们看，眼神里充满幸福。2014年退休后，她与50余户村民加入苗绣合作社，制作挎包、钱包、书签、帽子等苗绣小产品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兑现着座谈时的愿景，实现脱贫不返贫的目的。

大学毕业在长沙从事新媒体领域工作的施康回村创业后，没有“坐享其成”父亲施进兰经营的“农家乐”，而是与“小伙伴们”做起了电商。施林娇负责出镜，他则和施志春分别负责策划节目和剪辑视频。他欣喜地告诉我们，近两年有30余名大中专毕业生回村，有5名年轻人分别成为党员、党员发展对象和入党积极分子。

一个个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故事，一张张摆脱愁容、满是笑容的脸庞，一句句发自内心、哽咽激动的话语，跟勤勉的劳作一起，跟炽热的生命一起、跟奋斗的时代一起，书写了一段岁月渲染、荡气回肠的时代篇章，刻画了一群饱含家国情怀、闪耀信仰光辉的党员形象，承载着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画卷漫展开来。

离开十八洞村时，我瞥见梨子寨口“精准扶贫”石碑的右侧，两棵桃树上米粒大小的花苞已经挂满枝头。恍惚间，片片桃花就要吐露出粉红的面颊，无限放大着春天的味道……



李国华

初春时节，又来永州，朋友引我参观浯溪公园。

走入公园大门，前行数百米，迎面耸立着一尊高3.45米、重3.2吨的紫铜陶铸坐姿像。其意志高远，神情肃穆，若有所思，似刚进行了一次长途跋涉后，就在这山石上随地小歇。他的身后挺拔着两棵高大的松树。

此情此景，令无数瞻仰者忆想起松树的风骨。我在心里猜度着，这位思索者在思索什么呢？

闻道浯溪，祁阳有戏。祁阳县城声名远播的公园当数浯溪，其名最早由唐代杰出散文家、诗人元结所命。

元结曾任道州刺史，公元767年2月他从潭州返道州，舟经祁阳阻水，泊舟登岸暂寓。见此处幽胜，遂将一条向北汇于湘江的无名小溪命名“浯溪”，意在“旌吾独有”；又将浯溪东北处一方怪石命为“岿台”；还在溪口高六十余尺的异石上修筑一个亭子并命名“吾廩”。然后撰写了铭文：“浯溪铭”“岿台铭”“吾亭铭”，由著名书法家刻在摩崖石壁上，这就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三吾”。

一个是有三点水的吾，一个是带山字旁的吾，还有一个是没有任何偏旁の吾。吾者，我也。远山是我的，清川是我的，水声是我的，松涛是我的，寒日是我的，清风亦是我的，这六种情境皆是元结的挚爱。然而，元结当年面对湘江也曾问过：“溪口石巖堪自逸，谁人相伴作渔翁。”他的心底也许有一个永恒的问题：吾是谁的？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元结当年把这里的溪、亭、台都当私有了，其实他为着的是千秋万代的“公”。如今的浯溪公园，不就是人民的么？”园林之美，豪富所私；山川之胜，天下公之。”祁阳是陶铸的故乡，他青年时从这里出发，走上一条救国救民的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家乡人们对他心存感念，1988年正

气风发、催人向上的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今这



程应峰

现实生活中，总有人不是实事求是地看人看事，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看事。

老K就是这样的人，与人的一次闲聊中，他肯定地说，那个女孩我看着面熟，她以前好像是某餐馆打工的服务员，怎么几年不见，摇身一变就成了某公司业务经理了？有房子，有小车，可见她从事相关业务时一定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这种明显的从门缝里看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一成不变地看人，对事或人总是想当然、定位在先的习惯思维，在常态生活中并不鲜见。

戴有色眼镜看人，常常是因为对人干事最先获得的印象在头脑中占了主导地位，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才会想当然。“先入为主”让人不愿也不想去接受他人的意见。因为这种改变有可能会扫他颜面。

说到“先入为主”，不妨看看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礼登嵩山，在嵩山脚下双溪河北岸密林中，见到了一棵他从未见过的参天大树，就高兴地封它为大将军。刚往北走了十几米，又见到了一棵更大的柏树，就只好封它为二将军。随从的大臣们进谏说，陛下，这棵柏树比那棵大得多啊！汉武帝也知封得不太合理，但为了脸面，就说，先入者为

别戴有色眼镜看人

管见集

主。往北又走了几十米，又见到了一棵更为高大的柏树，汉武帝将错就错，说，再大你也只能是三将军！大臣们面面相觑，但金口玉言，无法更改，也只好如此了。

古人如此，今人何尝不是如此？有人谈到名人成就时，总喜欢回溯到他们的从前。比如说某某以前是个小角色，非主流，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有的最后更会断然地说，某某算个屁！这些人不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也不知晓别人成长前行的脚印，更没有看到他们付出的辛劳，眼下看到他们如此出色，就会心生龃龉，心存芥蒂。

其实，任何生命都是有内在张力的，就看时机成不成熟，有没有表现自身张力的舞台或机会，有人年轻就有为，有人大器至晚成。我们不能

因为别人大器晚成，早年不如意，就认为人家理该怎么怎么样。很多人之所以思想矛盾，烦恼丛生，就是因为不想改变自己，不愿接受客观现实，一味执拗，一意孤行，无法摆脱先入为主的泥潭。如此先入为主的人，注定是缺少创造力，也无法有所造就的。

避免“先入为主”，客观地看人看事，不仅是给自己正确地认识他人的机会，还可以让自己读懂精彩人生的微妙之处、高超之处，避免陷入生活的死胡同，引领人生向通达美好的方向延伸、迈进。

闻道浯溪水亦香

值他八十岁诞辰的时候，为他塑了一尊巨大的铜像，让他永远地坐于水亦香的浯溪公园。

第一次了解陶铸，是三十多年前上初中那会，我们的语文老师给大家讲授《松树的风格》。“去年冬天，我从英德到连县去，沿途看到松树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虽是坐在车子上，一棵棵松树一晃而过，但它们那种不畏风霜的姿态，却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久久不忘……我对松树怀有敬意的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它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那时，他就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尤其是想到自己小时候爬上松树去摘松果，脑海里就浮现出家乡后背山那一大片的松树林，就会想到松树的崇高品格，在心里暗下决心，希望自己能 and 松树一样不惧风雨，成长为具有松树风格的人。三十余年，弹指一挥间。今天，面对陶铸的铜像，我觉得自己还是当年的那个初中生。

后来参加工作，我对陶铸有了更加深厚的情感，晓得他跟郴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65年3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到郴州检查农业生产工作，有感而发“游苏仙岭公园新栽果树林，只见千枝吐艳，景象欣欣。然于三绝碑上，觉秦少游词，感其遭遇之不幸，因益知生于社会主义时之有幸，乃反其意而作一阙，以资读该词作今昔之对比，而更努力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他在《羊城晚报》发表《踏莎行》的自序。这是他第二次登上苏仙岭，前一次上苏仙岭是1960年3月。他的这首词是第一次上山后唱和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之作。

时隔五年，陶铸再次登上苏仙岭，目触之景，心发之情，令人感慨万千，他便将自己创作的那首《踏莎行》正式发表。“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桥跃飞虹，渠飘练素。山川新意无重数。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这是一首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意气风发、催人向上的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今这

首词连同宋代秦观的词一起建亭立碑，成为苏仙岭独特一景，传为佳话。苏仙岭公园也有一条无名小溪，其水同浯溪一样向北汇于湘江，奔流入海。

更巧的是陶铸夫人曾志也是郴州人，她同吴仲廉、彭儒，被人称为井冈山女杰“三姐妹”。这样一来，陶铸成了地地道道的郴州女婿，按当地习俗，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都应叫他一声“姑爷爷”。我们这位“姑爷爷”真的像松树一样，不管环境怎样恶劣，都能顽强地工作，刚直不阿，耿耿丹心，永不被困难吓倒。陶铸在狱中曾写下《赠曾志》这首诗。诗作最后一句被人广为传诵：“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心底无私，所以无所畏惧；人民至上，所以勇于担当；胸怀天下，所以气节如松。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以诗赠别自己的爱人，乃真丈夫也！这哪是一首诗，分明是一个痛苦而坚强的心灵的跳动，他的动力源就是一个大丈夫纯洁的情感和一位革命者坚定的信念！

陶铸和他的战友们怀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共图中华强盛，这是数千年来炎黄子孙奉行的人间大道。

漫步浯溪公园，从陶铸铜像前走过，便来到陶铸纪念馆，出馆北行为浯溪露天摩崖，其诗文书法，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485块石刻中，尤以元结创作、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为皇冠上的文化明珠，因文奇、字奇、石奇，视为“摩崖三绝”。明初解缙在《镜石》一诗中对此评价甚高：“水洗浯溪镜石台，渔舟花草映江开。不如元结中兴颂，照见千秋事去来。”

以史为镜，复兴大业，山高日升。故乡这片热土，一直是陶铸心中的圣殿，在蒙冤的岁月里，他曾满怀深情写下“东风吹暖潇湘，闻道浯溪水亦香”的诗句。上善若水，故乡的水是多么香甜啊。即将离开浯溪公园，我伫立在铜像前再谒陶铸，放眼周遭的松树，默想飘过的松风，我思索着孔子说过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春天的日常（外一首）

谢午恒

风勇往直前
草甸增添了几重绿色
花开恣意
树林裹不住鸟鸣
嫩芽冒尖在枝头
即使叶落，也都散布在脚下
春天庇护所有的事物
无论你足够强大
还是多么弱小
她会给予你能够给你的
和你所要的一切

清早起，我就规划一天的时间——
母亲该转院了
孙子的笑容又甜了几分
我必须生活在母亲的病痛里
也必须生活在孙儿的成长中
手机里有诗会与象棋赛的通知
书法公益活动的日期也近了
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
互现彼此的精彩
庸常日子就这样泛出草根的清香与甘涩
这些天，我时常迎风落泪
就像是这个春天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春风引

乍暖还寒，我总会找到办法
捉着春风里所有的花羞
和一颗颤抖的心
去看你
哪怕你身处高山之巅
还是天涯海角
在繁华闹市还是乡村一隅
我是你如影随形的那一个

你阳光明媚时
我是那一丝寒意
当你枯萎飘零
我就是承载花叶的
那片土地



张再林

今年秋天，母亲将迎来八十大寿。一次，母亲在和我聊天时，突然问我，关于她的记忆，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望着母亲日渐苍老却又慈祥依旧的面容，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当然是那间杂货铺了！”

记得我刚上中学的那一年，由于两个哥哥都要外出求学，家里开支陡然增大，仅靠父亲当教师 and 母亲做裁缝的那点微薄收入，已不足以应付家里的各项开销。于是母亲提出开一间杂货铺，以拓展财源，增加收入，好让全家渡过难关。

主意虽定，但困难很多，第一个难题便是没有本钱。平常自诩“万事不求人”的父亲只好写信向伯父求援。伯父一家也不是很宽裕，好在伯父的几个子女都已参加工作，便一起凑了两千块钱借给父亲。母亲便以此为本钱，紧锣密鼓地张罗着杂货铺开张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还住在乡镇，交通甚为不便，全镇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母亲将杂货铺的位置选在这条公路的旁边。这里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地，马路的对面便是供销社，镇政府、邮局、粮店、医院、旅社等国有单位也在附近，算是小镇的中心地带和人流最大的地方了。每到圩日，这里更是挤满了来自周边各村各寨的乡亲，熙熙攘攘，人流如织，好不热闹。母亲说，杂货铺开在这样的地方，生意虽不一定能好到哪儿去，但也一定不会差。

那几年，由于父亲忙于学校的工作，我们兄弟几个又都在读书，母亲几乎独自一人承担了杂货铺的所有事务。从进货、销售到收钱、算账之类的各种事情，都由母亲一人完成，母亲仿佛一夜之间就学会了经商的各项技能。

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杂货铺虽然不大，却也“五脏俱全”，但凡柴米油盐、酱醋烟酒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以及糖果饮料、文具衣物等家庭日用品，可谓应有尽有。此外，母亲还经常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一些时尚流行的商品来卖，以吸引客源。杂货铺的生意很快进入了正轨，成了小镇远近闻名的小型“购物中心”。每逢小镇圩日以及中秋、春节之类的重要节日，杂货铺的柜台前更是挤满了顾客。

母亲独自一人经营杂货铺，每天早出晚归，辛苦劳累自不必说。两个哥哥寒暑假回家都会到店里帮忙，而我在附近上学，经常要去给母亲送午饭，有时还要顺便帮看一下店。记得有一次，母亲中午忙着去进货了，留下我一人在这店里。这时来了两位二十出头、打扮时髦的姑娘，说想买某个品牌的香水，但寻遍镇上的商店，都没有买到。我对这种香水有点印象，很快便从货架的一个角落里找了出来。两位姑娘看后，满心欢喜。但我不知道价格，不能随便乱卖，而母亲又还没有回来，我为了拖延时间，硬着头皮与两位姑娘东一句西一句地瞎聊，直到母亲来。母亲后来大大地夸奖了我一番，说我很机灵，懂得如何留住客户。

不过也有弄砸挨骂的时候。有一次我照常中午送饭后独自看店，这时在附近开店的一位熟人伯伯走进店里跟我说，有顾客急着到他那里买啤酒，而他那儿正好缺货，于是想先拿几瓶过去卖。我连想都没想就让他把啤酒拿走了。母亲回家后很是生气，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通，说那个品牌的啤酒是她好不容易托了城里亲戚进回来的，在刚刚兴起啤酒热潮的小镇尚属稀罕之物，全镇只有我们家的店里有货，而今天让我这么一弄，顾客会以为其他店里也有这种啤酒卖了，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意和“只此一家，别无他店”的独尊地位。那时懵懂的我哪里懂得这些门道，只是觉得很委屈。长大后才慢慢体会到这头里的生意经。

几年后，两个哥哥陆续参加工作，我也离家上大学了，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转，母亲便将杂货铺清盘转让了。再后来，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全家搬迁到了城里。但我总也忘不了那间杂货铺。它不仅支撑我们全家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也让我初步学到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母亲的杂货铺



湘韻